

上就會明亮的覺得」的夢？

「家變」與「龍天樓」

隱地

讀「家變」，不禁使我想起作者的另一本書「龍天樓」以及筆者於五十五年四月寫的「龍天樓讀後」，我願意摘錄其中一部份：

這個刊於二十七期「現代文學」上的中篇，是歸國不久的王文興從民國五十三年五月開始執筆至五十四年十一月方纔脫稿的作品，它包括可以獨立的四個故事，是一篇完全以男性為主的小說。它成功地製造了懸疑，並且激發了我們內心的情緒。王文興以四個故事揭露了人生真相，不但完成了小說家的使命，同時也自然的展露了他埋藏着的才華和深厚的功力，特別是第一個故事，無論敘事技巧、氣氛的處理、和帶殘酷性逼真的情感表達各方面，在在都使人為之刮目；然而可惜的是，就像有些只能粗看的女人一樣，「龍天樓」經不起細讀，更經不起分析，問題不在於它的主題與故事，而完全是在於它的文字。

臺大外文系畢業後到愛渥華讀文學創作的王文興，他對現代小說的理論和技巧，自然有相當研究；使人意外的是，他抓到了像「龍天樓」這麼好的題材却未能適當的予以處理安排，歸根結蒂，我覺得王文興在文字使用上有欠斟酌，一般來說，用字最基本的原則首求正確，其次纔講求簡鍊純淨，王文興喜歡亂造詞彙，他的句子似乎很少推敲，想到就寫，固然因此而表露了「才氣」，但也不免使人有「粗糙」的感覺。

我並不主張保守，或永遠地一成不變。相反的，我反對目前部份毫不運用思想的作家，一味蹈故襲舊、拾人牙慧，一遍又一遍地使用着腐舊的陳腔爛調，而不肯推陳出新地創造新穎而有意義的句子。但若要創新，必

須有所依據，起碼也應該保持正確的原則，而王文與像是頗為懷念「東方」，他用彷彿是我國的章回小說文體來表達，所以在不知不覺中使用了「不數年」、「因是之故」、「無下刀處」等等等半文不白的文字，同時，他的作品又夾雜了許多像「我得當心勿讓悲哀吞了我的聲音」這樣歐化的句子，遂使我們覺得王文與的文字實在有點不倫不類，以本篇一開始那句：「日中的時候，市場的騷攘已汐退許多，是時宛如六月中蜂羣飛去以後的蜂窩，祇剩下三二隻嚙嚙的留在窩裏。」就是很典型的屬於王文與式的髣髴句子。接下來，他用了許多累贅的比喻與形容，反反覆覆地解釋說明，其實只告訴了我們：在市集的對街，有一座老舊的叫「龍天樓」的山西酒館。這開頭兩段讀者讀得吃力，作者寫得也未必輕鬆……

經過了長長的七、八年，王文與又有小說發表了（民國五十九年，志文出版社曾出版王文與的「玩具手槍」，惟「玩具手槍」一書除「第三研究室手記」外，均係舊作改寫），這一次，他的文字變得更加奇怪，已不能單用髣髴形容，我們必須很不客氣的說，它簡直已經變成錯誤和不通啦！

王文與為什麼會寫出這種怪異不通的文體，我想，這絕對和一個作家的觀念有關，王文與曾說：「我從來不聽別人的批評，……至少我覺得這裏的文學水準太低，假如我生活在一個文學水準很高的國家，或許我會接受別人的看法。」

又說：「今後我國的作家，如欲達到够格的水準，就必須向西方學習，思想和技巧一律學習。」（見五十八年七月號「純文學」思兼君「對文學的態度」一文）

對一個「從來不聽別人的批評」的小說家，如果再繼續對他的文章有所批評，實在也是自討沒趣，不過，當我聽到某大學教授說「家變」是「中國近代小說少數的傑作之一」以及某文學雜誌認為：「王文與先生大膽捨棄中國小說舊有之常規，另闢蹊徑，為中國現代小說創立一種嶄新的風格」之後，我覺得還是應該發出一些不同的聲音，因為，如今寫「詰屈聱牙」甚至錯誤不通的文字已經成了一股流風，許多年輕的模仿者，也都以

能寫一些怪異文字自以爲是「天才」，影響所及，實在很使人引以爲憂。

今年五月十三日，經常在華副寫方塊的陳克環女士，寫了篇「棄屋築巢」，她在文內說道：有些作者故意製造一些與文法相悖的奇詞怪句，以求表現獨特的風格，有樑有架的房子不住，在樹上築巢，誠然是自由又奇特，終屬開倒車作風。

她又說：文學創作主要還是思想上的啓發，文字只是表達思想的一種工具。作者講求文字的美，如同廚師講求餐具的精美，同屬於美的追求。但是，將大部份心力花在創造新名詞和怪句法，以示與衆不同，那就像一個廚子光是在器皿上窮耍噱頭，用盤子盛湯，用湯匙裝菜，讓人忙個昏，却難以飽腹一樣。若是希望饕人以美食，還當在烹飪上多下功夫才是。

說實在話，二百零九面的「家變」，從其中抽出任何一段，都像一個有才氣却不知如何用適當文字加以表達的小學生的作文，任何一個國文老師看了，如果不用紅筆去改它一番，都會覺得沒有盡職。以下略舉一些組成「家變」待商榷的文句（如果要認真的找，這樣的句子每頁總有三、五句）：

(1)……他要找人聊下天，乃是他去了友人家。友人跟他許久不見，必留他同桌用飯，以是他晚飯未歸。

(十一頁)

(2)他便開門閃出來告訴其母親。(十二頁)

(3)一點半時，他感覺也無妨去問下他的哥哥。雖則他深識父親去那兒可能性幾何。(十六頁)

(4)仍是他出來去公共電話亭。(十六頁)

(5)父親的缺點之中大概最令之感覺而察的缺點是，也是——應該說，父親其人的平日喜歡做勢扮演的戲劇化、戲劇化、戲劇化！(一八二頁)

(6) 關之乎隔不久他應該再外去尋索他的父親的安排及計劃，這一個做兒子的他幾乎可以說都已經就要忘記掉了。(二〇〇頁)

(7) 在這一時候的平靜的該一段的時間的裏面……(二〇〇頁)

什麼叫「仍是他出來去公共電話亭」？什麼叫「在這一時候的平靜的該一段的時間的裏面」？這樣怪異的句法，出自一向提倡文字「精省」的王文與手筆，真是不可思議，如果說這也是「一律向西方學習」的結果，我奉勸王君還是乾脆以英文創作算了，不要再來糟蹋我國的語言文字。

王文與喜歡顛倒用詞，把「困惑」寫成「惑困」(十一頁)；「着衣」寫成「衣着」(十四頁)；「身體」寫成「體身」(十五頁)；「懷想」寫成「想懷」(三十七頁)；「肌肉」寫成「肉肌」(五十一頁)；「希望」寫成「望希」(七十四頁)；「安靜」寫成「靜安」(九十四頁)；「發生」寫成「生發」(一〇〇頁)；「婦女」寫成「女婦」(一二〇頁)；「侮辱」寫成「辱侮」(一八七頁)；「蔬菜」寫成「菜蔬」(一八七頁)；「看待」寫成「待看」(一八八頁)；「相對」寫成「對相」(一九七頁)；「滋味」寫成「味滋」(一九八頁)……也許福州人和本省人一樣，習慣把詞倒用，「人客」是「客人」；「風颭」是「颭風」；：但不管如何，語言一旦變成文字，特別是寫給絕大多數講國語的讀者(王君的小說總不會只寫給福州人看的吧!)，閱讀，應該考慮大眾的習慣性。某教授說，「家變」的特色有三，其中之一是「文字精確」真是不知從何說起，如果認為「看待」變成「待看」也是文字精確，乾脆「教授」改成「授教」算啦！

歐陽子的「論『家變』之結構形式與文字句法」是幾篇連續出現的評「家變」比較客觀的評文，她不贊成初學寫作的人，拿王文與的風格作為典範——她說：「這是非常危險的，因為王文與的『缺點』極易模倣，但他用以補償——或企圖補償——這些缺點的種種特殊效果，却是很難捕捉學得的。即使學到，用得不多，也就

立刻喪失新鮮，失去功能。所以依我目前的看法，我還是希望王文興的風格，不但「空前」，而且「絕後」。

我個人則認為王文興的「家變」如果確如歐陽子女士所說：「家變」之誕生，在自由中國現代文壇放出了一道難得的新鮮異彩；則起碼還須附帶一個條件——就是不寫白字，造字雖說沒有必要，至少代表是王文興自己的發明；文言單字混入白話句子，則起碼表示王文興學貫古今；慣用詞之倒置，若能注意詞性有無變換，意義有無走失，也未嘗不可偶爾運用，甚至主詞、動詞、與其他詞類爲了強調什麼而重覆出現；問題是最好這種重覆是必要的，現在我們不必細究王文興式的冗長、累贅的句子，重覆得是否必要，但有一點無論如何也說不過去的就是白字別字的一再出現；「興奮」寫成「欣奮」，「彷彿」寫成「恍佛」，「預備」寫成「豫備」：我們可以看出，顯然是王文興甚爲得意的「創作」，但把「緘默」寫成「咸默」「媽媽說她不認得路」寫成「媽媽說她不認的路」；「顫慄」寫成「擅慄」；「偏要」的「偏」，寫成「普偏」的「偏」；與致的「致」寫成細緻的「緻」；「嗣後」寫成「伺後」，……「譬如」寫成「僻如」，「挫折」寫成「措折」……就很難使人明白王君的葫蘆裏在賣什麼藥，老實說，就算變魔術，也要熟能生巧，若生手生腳，讓人看出了破綻，也會使人喪失信心，王文興要是想發揮西洋文學技巧，把所學的十八般武藝全部耍出來，奉勸王文興，要緊的是先買一本「說文解字」，把每個字每個字的一般常用法，弄得清清楚楚之後，再來標新立異，樹立所謂的獨特風格吧！

歐陽子說，王文興企圖以冗長迂迴的句子，象徵范曄心中對父母的感情糾葛與牽絆，以及他那愈積愈重，欲擺脫而不能的自困心情。還有人說，王文興句子怪的地方，都是使用在描寫部份，對話還是很口語化的，以上兩點，似是而非，如果你仔細「苦讀」會發現「家變」中的人物，不光是形容范曄用冗長迂迴的句子，刻劃范父和范母的內心，何嘗不也一樣？至於對話，那一段不拘口？第九頁范曄對母親說話，用的全是歐式對白，日常生活裏，我們從來不曾這樣說話，就是搬到舞台上，請天才的演員復誦一遍，我想，聽起來還是皮膚會跳

無源頭可尋。亂得使人心慌。

最後我要聲明一點的是，王文興的「家變」，並非一無可取，優點部份歐陽子已說得十分明白（大部份還略顯誇大），我這兒不表苟同的是王君的文字，所有「家變」中的「文字變」，我大概只能勉強接受十分之三，另外十分之七，我看應該送到文章病院徹底開刀治療。

漫談「家變」中的遣詞造句

關雲

——一個傳播語意學的觀點

如果我們留意一下上個月中央日報的廣告，以及這幾期的「中外文學」月刊，便不難發現：在自由中國現代文壇上，正誕生了一本「標新立異」的小說，這本小說就像一位披著「長髮」的青年走在街上一樣，行人都約而同的爲之側目。而這本小說的名字就叫「家變」。

「家變」的作者是王文興先生，他是倡導「現代文學」的功臣之一，他畢業於臺大外文系，並獲美國愛荷華大學小說創作班的碩士學位。據說他的這本「家變」，費了六年工夫才完成。「家變」曾在「中外文學」月刊連載六期，現已出版了單行本。在「家變」之前，他還出過兩本書：「龍天樓」與「玩具手槍」。這兩本大作我都一一拜讀過。我私下很欽佩他的才華，也很欣賞他獨特的小說風格。所以，他的第三本大作「家變」出版之後，我又仔仔細細的拜讀了一遍。

「家變」在「中外文學」月刊連載期間，曾引起不少的爭議，它真是一本「毀譽參半」的小說。五月十八日，中外文學月刊社與環宇出版社，特別在臺大舉辦了一次「家變」座談會。列席的先生有：顏元叔、林海音、朱西寧、子于、羅門、汶津、張漢良等人。而王文興先生，也以「被告」身份出席了這次座談會。當天晚上